



好一颗透明的心

——李佩芝印象

公孙白杵

话里朗朗地笑，说：“莫说恭维话，说了，也不请你到我的小屋里去喝杯茶的。”我说，不是为小屋，是为《小屋》那篇文章，这是我看到你顶好的散文了。她更放声笑了，“是么？我也真的为《小屋》高兴哩。”电话里，我弄不清是实在的小屋，还是散文《小屋》，但我已明显地感觉到了，她是真心高兴的。没有一点虚假，没有一点客套，也没有一点点娇柔。我似乎在电话里看见她那颗透明的心了。

她爱笑，凡认识的人，全晓得而且记住了她那笑笑笑容。那原因，不在于她笑得甜，而在于她的笑是由衷的，人们觉得她活得极快活，这世界上她来说，似乎充满了笑。

但她也有苦恼时。她和同办公室的同事，处得相当好，但一些小事儿，她却从不让人。有一回，为拖地的事，她竟和一个朋友大闹了一场，竟哭了，哭得极伤

心，仿佛一个小孩儿心爱的洋娃娃被人扭掉了眼睛一样。事过之后，她同我说，说她吵架的苦，诉着诉着，眼泪竟又出来了，倒使我大笑了一场，觉得她真是十二、三岁的小娃娃，叫人不晓得该怎样劝她。

但无论笑，无论哭，她全是实实在在地真诚地去笑去哭的，人们一眼就看到她心里去的。

这种透明，她毫不保留地写进了她的散文。在《我的那个世界》里，她写道：“我承认，我的散文真是我哩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不掩饰，不勉强，活脱脱一个任性的人儿。”于是，《相逢在人生途中》有一对没有完全成熟的男女学生的初恋，以至于那一股深情引起了人们百般的同情；《情感》里有一位没有留下姓名和住址的旅伴时时在脑海中泛起，忘不了那种毫不掩饰、毫不戒备的倾诉，甚至想寄他一朵小黄花；《小屋》里躲避社会风暴的那种“安生”感，那种恬静的享受，那种虽有煤场和纺织厂的干扰下的幸福；《高高的，从这儿望出去》里用面壁的办公桌对工宣队略有顾忌的对抗和发泄，以及《呵，母亲》里依着母亲膝盖的留恋和哭泣……实在透明得一览无余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有一年的迎春茶话会，凑巧我同她坐在一起，看着桌子上堆满了的水果糖和瓜子儿，她悄悄对我说：“我顶欢喜吃的，就是那边的松

看到日前的《陕西工人报》上，有一篇《张汤审鼠》，文章的主题我能看懂，说的是对于子女因材施教的问题，我完全赞成。我这篇文章，绝非唱反调，说的是另一主题，特此声明。

话说也是这个张汤，后来成为汉武帝的大臣，断案时专门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。汉武帝不喜欢的人犯了罪，他就交给一向判罪判得很重的官吏办；汉武帝要保护的人犯了罪，他就交给一向判罪判得很轻的官吏办。所以，他办案子最合汉武帝的心意，而又不露痕迹。这可以算是一种高级马屁了。他用这个办法，专杀了许多大臣。

大臣们人人自危，后来也联合起来陷害他。用的也是拍马屁的办法，让汉武帝对他起疑心，怀疑他泄露经济情报给商人。狗咬狗的结果，张汤只好自杀了。因为张汤自己也不是个好人，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，把他写进《酷吏列传》中，酷吏者，辣手辣脚的官吏也。辣手辣脚的结果，害人反杀了己。

我讲这件事，不是为张汤做鉴定。平心而论，中国封建社会，到了汉武帝手上，完成了中央集权，张汤也是应运而生的人物。汉武帝连年用兵，国库空虚，张汤把盐铁买卖等经济权力，进

一步集中到国家手里，虽说是为了替汉武帝弄钱，但在客观上，对于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，也是有功劳的。

而且，老实说，拍皇帝马屁的事，责任也不能全算在他一个人头上。和汉武帝这样刚愎自用的皇帝相处，也实在不容易，一句话不中意，就会丢脑袋，不拍马屁日子也不好过。不过，在汉武帝手下，毕竟也还有敢提意见的臣子，例如，汲黯就批评汉武帝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，一针见血。范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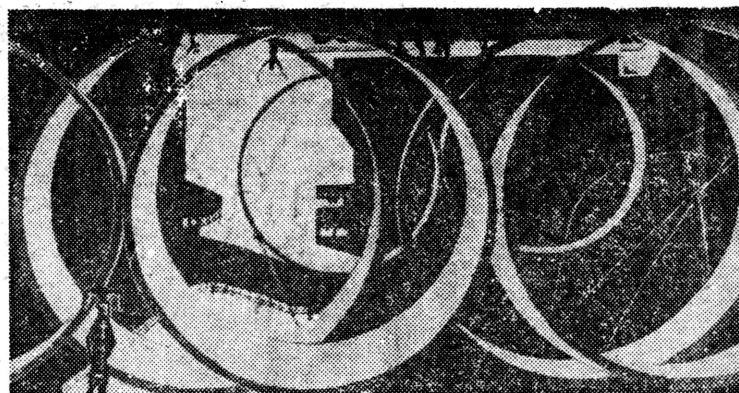


澜氏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，称汉武帝实行的政治为“多欲政治”，就是从汲黯的话中引申出来的。两者一对比，张汤在人品上就不免差多了。

所以教育子弟，除了因材施教以外，也还要从道德、人品上施加影响。不然的话，子弟今后倘没有大成就，也就罢了，如果出了名，上了历史书的话，这些人品上的污点，也会被记下的。况且今天印刷方便，报刊繁多，记载也详明，说不定连父母怎么教育他也会写上一笔，于父母也有所不便的。

张汤事迹补遗

井谷射



前奏

(版画)

张利祥

不畏贫困的微笑

一八六六年五月五日的太阳刚一升起，照亮马克思的房子，卡尔·马克思已坐在写字台旁开始写作，他想尽早结束自己那部写了二十多年的《资本论》。阳光落在日历上，五月五是那样的醒目，引起他良久的注视。是的，到今天自己已整满50岁了。他把手边的工作轻推一边，飘零异国的生活在记忆中一一闪现。

“唉！卡尔，你是名声鼎鼎的科学博士，竟然如此贫困，你竭力做着使全人类幸福的雨》，不欲罢，又唱《走在山间的小路上》，居然博得了满堂掌声，虽红了脸，声音可是一点也不肯打颤哩。她为什么不肯上台讲话，却又肯上台唱歌呢？我想，又想起她《我的那

事，可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幸福，你始终如一，不改初衷，难道还要继续苦此一生……”妈妈的话响在耳边。

卡尔伤感地笑了。多少年来生活异国，因信仰共产主义在全球必然胜利，德国政府不允许他在自己的祖国生存，连同他的妻子和孩子。生活的负担沉重地压着他，生存的义务逼迫他卖掉了睡眠的床板换取面包而不得不睡在地板上。

卡尔深情地想着时时刻刻永远帮助自己的

个世界》里那句话了：“不掩饰，不勉强，活脱脱一个任性的人儿”。她是随性之所致而为之的吧？她说：“我怕别人陪我象敬神般，我也象在押犯似的，极不自在。”那台上的讲话，当是恭敬得如在押犯了吧？……客客气气的互相照中，漏去了许多自然。”她还说。

自然了，就透明了。一个透明的人，一颗透明的心，写了许多透明的文章，这就是李佩芝。

妻子，他的事业是妻子的事业，他的理想是妻子的追求——《资本论》的诞生。

他无限感激地想着始终如一帮助他实现这一理想的恩格斯：为了我能够写完《资本论》，恩格斯还不到二十岁，就进了他父亲的工厂，为了给我们寄钱，他不得不把美好的年华付给了最厌恶的工作。

卡尔想着想着，竟连妻子燕妮走进房间也没有丝毫觉察。

“生日好，亲爱的！”——燕妮安详地祝贺着，吻着马克思宽广坦荡的前额。

“在生活中我找到了世界上最罕见最珍贵的幸福，那就是你真正的爱和我那真正的朋友恩格斯。”卡尔对妻子深情地说着。

刘圣民

译自苏《时代》

秋水长天，幸此湖山无恙，古今才一瞬，问江上才人，阁中帝子，比当年风景何如！南昌滕王阁联

古今名联荟萃

写李佩芝，实在也

难。朋友劝我：李佩芝么？莫写了。有平凹的在前头，不是讨苦吃么？

他说的是，我笑了。但不是胆怯的笑，贾平凹要我为李佩芝散文集作序，我是晓得的。朋友们嘘平凹：你把佩芝写得那么可爱，会引得多少小伙子给她寄照片的，岂不害苦她了？但佩芝又从洛阳抱回来一个散文奖，我受编辑所约，便不得不写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纵难熬，也当勉力为之了。

我以为佩芝的可爱处，在她文章的透明，而这文章的透明，是她透明的心灵给的。

若说她的文章，我顶欢喜的，还是那《小屋》。刚看到《小屋》，我打电话给她，说：“恭喜你，为了你那《小屋》！”她便电

唐

园

吴树民

孩提时代，梦寐以求的，就是每逢五月初五，拽着大人的衣襟，去三原城北十里处的东里堡游花园。

这座花园是唐代李靖修建的，当时称李氏园，后人称唐园，俗称东里唐园。唐代著名诗人张籍游此园后，曾笔走龙蛇，写下《三原李氏园宴集》，赞美：“暮春天早热，邑居苦嚣烦。言从君子乐，乐彼李氏园……”

清康熙年间，黄州知府李彦璋重修。历经沧桑，归刘氏。园主人定名“半耕园”，并由清代著名书法家陕西督学吴大澂篆书“半耕园”三字，刻石嵌于园门。由此唐园成为渭北著名的古园林。

唐园面积四十八亩，接近半顷，故又称“半顷园”。园内有读书馆、转角楼、妙香

亭、挂云楼、益清阁，还有假山、鱼池、石舫、关中八景缩影等建筑，仿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之布局，取苏杭园林艺术之奇巧。亭台阁榭，溢光流彩，奇卉异草，四时生香；翠竹成林，紫藤垂瀑；假山蜿蜒，隧洞如同迷宫；怪石嶙峋，错落别有趣味；红鲤荡波，莲蓬点首；挺拔的白杨，婀娜的垂柳，把整个花园点缀得异常秀丽。

端阳这天，四方游人，游园赏花，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。老人手牵一束艾条，意在驱邪除妖。孩子们穿着漂亮的新衣，追逐嬉戏。男女老少都按自己各自的爱好，佩戴着串串香包。香包内装有香药，外用五色丝线扎缚，式样有灯笼、粽子、小兔、小猫、胸挂红裹肚的小人儿……更有趣的是，姑娘们常把香包做成心形，但常遭到小伙子们的掠抢。抢去香



刊头设计
本版编辑

赵君豪
杨乾坤

军，此园一度改名“靖国公园”。靖国军总部设在三原县城，但因此园风光迷人，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常来此园运筹帷幄，制定方略。

一九三〇年，杨虎城将军主持陕政，为维

军，

增建前门楼和后西

楼。

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，为稳定“西安事变”后的全国政局，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，不畏艰险，从西安穿过重重关卡，临此园和杨虎城将军共商抗日与军国大事。

黄开林
以古为鉴
(出版名词二)
上期谜面：嫦娥应
灵药
谜底：《爱在人间》